

环境正义主题: 美国环境文学的思想灵魂

龙 娟^①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长沙 410081)

摘 要: 美国环境文学中的环境正义主题具体呈现为两个方面: 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正义和人与人之间的环境正义。环境正义主题贯穿美国环境文学发展的整个历程, 承载着美国环境文学的最重要价值理想, 代表美国环境文学家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最深刻理解, 并体现了他们追求人与自然同生共荣的价值理想。

关键词: 环境正义; 美国环境文学; 环境伦理学

环境文学是一种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本内容, 以张扬生态思想、环境道德、环境审美情趣等为主要价值导向的文学样式或思潮, 它具有融合文学、生态学、环境伦理学、环境美学等多学科视角、思想、理论和方法的总体特征。美国是世界环境文学的发源地和发展重镇。环境文学在美国兴起于 19 世纪中叶, 于 20 世纪 60 年代进入空前繁荣阶段。环境正义主题是美国环境文学的思想灵魂, 它贯穿美国文学发展的整个历程, 蕴涵着美国环境文学的主导思想和情感。它代表着美国环境文学家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深刻理解, 并体现了他们追求人与自然同生共荣的价值理想。

一 美国环境文学中环境正义主题的具体呈现

西方历来具有追求正义的思想传统。不过, 西方追求正义的思想传统存在一个严重不足: 长期强调人对自然的控制与征服。进入 19 世纪中期以后, 一些西方人开始意识到西方正义思想传统的局限性, 开始借助西方道德和法律中的社会正义思想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样的西方人当中, 美国环境文学家显得十分突出。他们依托西方强调正义的思想传统, 试图将西方人的社会正义思想进一步延伸到环境问题上, 从而表现出追求“环境正义”的思想倾向。那么, 什么是“环境正义”? “环境正义”是人们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以及与环境

有关的人际关系问题时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正义原则、正义意识或正义观, 它追求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的公平对等。美国环境文学中的环境正义主题具体呈现为两个方面: 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正义和人与人之间的环境正义。

美国环境文学中的环境正义主题首先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正义——这种正义观认为人类从属于自然, 要求人类热爱、尊重和保护自然。具体地说, 它要求人类张扬自然的价值和尊严, 突破经济主义价值观的羁绊,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樊篱。

美国环境文学家首先关注的是如何弘扬自然的价值和尊严。对于美国环境文学家来说, 能否正确认识和肯定自然的价值是人类能否尊重自然的前提。按照美国哲学家罗尔斯顿的观点, 自然存在物具有“多种多样的价值”。^[1]可是人们往往只倾向于看重自然的经济价值, 因此, 作为一种反拨, 美国环境文学家所极力张扬的是自然的内在价值。他们反对人们仅仅用功利的眼光看待自然。例如, 在美国环境文学家约翰·缪尔看来, 人们之所以认为响尾蛇是一种没有用处的动物, 是因为他们总是倾向于用纯功利的态度对待自然, 对自然的内在价值妄加否定。他说: “它们的一切, 无论是头还是尾, 都对它们自身有益。”^{[2] 41}也就是说, 响尾蛇具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 不管对人有没有益处, 它们都是自然界

① 收稿日期: 2008-10-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美国环境文学中的环境正义主题研究”(06BWW022)

作者简介: 龙 娟, 女, 湖南邵阳人,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中的一种独立存在。由于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固有价值,自然拥有自己的尊严。在美国环境文学家的笔下,自然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卡逊呼吁人们重视自然的价值和尊严:“我们是在与生命——活的群体、它们经受的所有压力和反压力、它们的兴盛与衰败——打交道。只有认真地对待生命的这种力量,并小心翼翼地设法将这种力量引导到对人类有益的轨道上来,我们才能希望在昆虫群落和我们本身之间形成一种合理的协调。”^{[3] 262}在卡逊的眼里,如果人类竭尽全力地追求开发利用自然,而不顾自然的价值和尊严,那么自然会以“反压力”应对人类的“压力”,即对人类进行无情的报复。

其次,美国环境文学家呼吁人类突破经济主义的羁绊。经济主义价值观之所以成为美国环境文学家批判的靶子,是因为它的延续不利于当代人类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必要的环境正义秩序。对美国环境文学家来说,经济主义价值观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正义难以得到伸张的深层根源之一。例如,康芒纳在描写美国伊利湖所遭受的人为破坏时就表达了这种观点。他指出,伊利湖曾经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区,它为美国6个大城市、1300万人口和当地的工农业、渔业发展提供了难以数计的自然资源;然而,由于当地居民唯利是图,“伊利湖的生态平衡已经被打翻,如果还不能说这个湖已经死了的话,它也肯定毫无疑问地正在蒙受着致命的灾难”,因此,“伊利湖是对我们为了创造这个国家的财富而加害于我们的自然资源所导致的损害的标尺”。^{[4] 91}对于康芒纳这样的美国环境文学家来说,突破经济主义价值观是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正义的一个重要标志。

再次,美国环境文学家进一步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美国环境文学家看来,人类中心主义是造成环境危机愈演愈烈的深层根源。在当代美国生态诗人约瑟夫·布鲁夏克的诗歌中,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受到了质疑和批判:“如果我们假定/我们是中心,鼯鼠、翠鸟、鳗鱼和小狼/在恩宠的边缘,那么我们环行时,如同一个个死月/围绕一轮冰冷的太阳!”^[5]在上述诗歌中,诗人用“冰冷的太阳”形象喻指人类,用“死月”形象喻指非人的自然存在物,将人类按照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描述成一种唯我独尊、麻木不仁的方式。其寓意是:人类与非人的自然存在物之间本来是一种休戚相关、同生共荣的关系,但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人类根本不能与非人的自然存在物和谐相处,这

不仅使大自然失去了应有的美和活力,而且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冰冷的太阳”和“死月”之间的关系。这首诗歌通过展现处于“边缘”地位的非人类自然存在物的处境,集中反映了诗人解构人类中心主义,追求环境正义的鲜明立场。与布鲁夏克一样,美国环境文学家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一书中也“驱逐”了人类中心主义伦理价值观,呼吁创建“土地共同体”,将人与地球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生物置于平等的地位。^{[6] 193}他说:“只有当人们在一个土壤、水、植物和动物都同为一员的共同体中承担起一个公民角色的时候,保护主义才会成为可能;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成员都相互依赖,每个成员都有资格占据阳光下的一个位置。”^{[6] 194}他希望人类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思想,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卡逊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更加鲜明。她指出:“‘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的产物,当时人们设想中的‘控制自然’就是要大自然为人们的方便有利而存在。”^{[3] 263}美国环境文学家质疑和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就是要美国人和整个人类改正算计、破坏和掠夺自然的错误观念,从而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荣。

需要指出的是,在张扬环境正义主题的时候,美国环境文学家没有把“环境正义”的内涵仅仅归结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正义,而是使之进一步涵盖人与人之间的环境正义。所谓人与人之间的环境正义,就是要求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的关系问题,努力实现两者的对等和平衡。在美国环境文学家看来,人们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或同一个生态系统中,因此,他们结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个“命运共同体”的存在不仅说明人们的命运休戚相关,更重要的是它要求人们必须具有共同体意识,避免以自我为中心谋求放任自流的发展。对此,美国环境文学家普遍进行了强调。例如,康芒纳曾经指出:“与生态圈本身一样,世界各个民族通过他们分离的,但又有着内在联系的需要,联结在一个共同的命运之上。世界将从整体上来幸免于环境危机,要么就是根本不可能的。”^{[4] 225}

可见,美国环境文学家反对人们以破坏和污染环境的行为相互侵害环境利益,而环境文学家眼中的“人们”不仅包括当代人,还包括后代人(子孙后代)。也就是说,美国环境文学家不仅希冀消除当代人相互侵害环境利益的行为,而且希冀当代人在享受环境权利的同时,要履行起保护环境的义务,切

实保持环境的完整性,不能剥夺后代人的环境权利。利奥波德要求保护荒野的呼声就包含着承认和尊重后代人的环境权利的思想。他有感于荒野锐减的残酷现实,对美国的自然环境表现出深沉的忧患意识。他自始至终强调,美国的荒野应该是每一代美国人共有的财产。对于每一代人来说,荒野中的动植物、土地等都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毫无疑问,每一代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具有生物多样性的环境中:这种具有生物多样性的环境给每一个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是“每一代人不可剥夺的权利”。^{[6]5} 卡逊也是一位关心子孙后代福祉的环境文学家。她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指出,停止用化学药品污染环境是一件可以造福子孙后代的事情。在分析化学药品的危害性时,她曾经指出:“从大自然的尺度来看,去适应这些化学物质是需要漫长时间的;它不仅需要一个人的终生,而且需要许多代。”^{[3]5-6} 显然在卡逊看来,化学药品的使用不仅危害当代人的自然环境和身体健康,而且会对后代人的自然环境和身体健康造成难以想象的损害,因此它违背了环境正义的基本要求。

二 环境正义主题——贯穿美国环境文学发展历程的思想主线

美国环境文学自崛起之日起就一直旗帜鲜明地弘扬环境正义主题。不过,由于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和文学家自身认识水平的限制,兴起阶段(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环境文学家表现的环境正义主题主要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正义。繁荣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美国环境文学家表现的环境正义主题则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正义和人与人之间的环境正义的有机统一。

兴起阶段的美国环境文学家洞察到美国自然环境因为遭到日益严重的人为破坏而不断恶化的事实,同时深刻认识到自然环境对于美国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价值,因此,他们试图用各种方式改变美国人的自然观,并致力于推动他们形成热爱自然,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的思想观念。他们大都试图通过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方式和表露其深切感受的艺术方式告诉美国人,自然界是人类必须依赖,也可以依赖的家园,因此,人类破坏自然的行为无异于破坏其家园的行为。他们似乎普遍持有这样一种信念:只要创造机会,让美国人深入了解自然,认识自然,那么,改变其破坏自然的观念和态度是可能的,要求其热爱自然,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做法也是切实可行的。亨利·梭罗、乔治·马什、约翰·缪尔、约

翰·伯勒斯、玛丽·奥斯汀、奥尔多·利奥波德等美国环境文学家都具有这样的信念。在上述这些兴起阶段的美国环境文学家当中,梭罗最具代表性。他到瓦尔登湖畔隐居和撰写《瓦尔登湖》就是受这种信念驱动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他并没有在他的书中仅仅如实地描述他本人在瓦尔登湖畔的生活经历,而是对美国人寄予了殷切的期望——他期望美国人能够把他的人生经历视为探求“真理”的过程。他说:“不要给我爱,不要给我钱,也不要给我名誉,给我真理吧。”^[7] 他试图说明:真理存于自然之中;人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只要美国人对自己的自然观进行认真反思,他们就能培养出热爱自然,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环境正义意识。

然而,现实并没有像兴起阶段的美国环境文学家所希望的那样美好。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50年代,虽然美国自然环境在工业化车轮的碾压下出现严重恶化的态势,但是环境问题并没有受到美国人的普遍重视。缪尔对不重视环境问题的美国政府和民众尤其不满:“在保护措施的执行还十分迟缓的现在,乱砍滥伐正在日复一日地加快着速度。斧锯在疯狂地忙碌着,木屑像雪片一样纷纷扬扬地飘撒着,每个夏季,国家公园以外数千英亩无价的森林,连同它们的灌木、土壤、泉水、气候、景色及宗教,随着烟云消失得无影无踪,与此同时,却没有雇用一名护林员。”^{[2]249}

美国环境文学家从美国政府和社会民众对环境保护工作所持的冷漠态度中认识到:仅仅张扬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正义或仅仅呼吁美国人热爱自然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激发美国人的自然环境保护意识,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因此,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美国环境文学家普遍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总是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地纠缠在一起,人对待自然的思想和情感态度总是和人际利益矛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要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人的自然观或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超越单纯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正义的局限性,必须使“环境正义”同时涵盖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正义和人与人之间的环境正义。此后,爱德华·阿比、德弗拉·戴维斯、唐·德里罗、莱斯利·西尔克、巴巴拉·尼利等一大批美国环境文学家就明确地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正义和人与人之间的环境正义并置于他们的作品中进行张扬。在小说《清洁工布兰奇》中,巴巴拉·尼利在强

烈抨击人对自然的非正义行为的同时,对人与人之间的环境非正义现象也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小说讲述了美国白人向波士顿一个黑人社区倾倒有毒垃圾导致许多非洲裔黑人小孩铅中毒的故事。小说中阿米纳塔·道森的儿子从小就是一个铅中毒受害者。由于饱受铅中毒的痛苦,道森的儿子具有严重的暴力倾向,并因为杀害他最好的朋友而被判刑坐牢。道森认为,她儿子的悲剧是铅中毒导致的,因此她对怀特说:“我教育我的儿子尊重生活、热爱生活。他小的时候是一个温顺、可爱的孩子……然而,在我们的公寓遭受铅的毒害之后,他就变了。”^[8]道森的抱怨反映出她所在的黑人社区许多小孩蒙受铅中毒的痛苦事实,深刻揭露了美国社会严重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环境非正义现象。

我们不难发现,在张扬人与人之间的环境正义主题的时候,美国环境文学家往往更多地把精力集中于揭露种族主义错误和美国白人破坏环境的行为这种可怕的搅在一起的事实及其严重危害性。他们试图通过批判现实的方式说明提倡人际环境正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于他们来说,这是美国人解决环境危机的一个重要途径。康芒纳就曾经明确指出:“为了解决环境危机,我们将至少需要摒弃贫困、种族歧视和战争的奢侈。”^{[4]240}他还进一步说:“对环境危机的认识,说明了各种社会变革的需要。这些变革,就其较广阔的范围而言,也同时包含着环境危机的解决。”^{[4]237}康芒纳的立场很鲜明: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和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应该说,美国环境文学家对环境正义思想所达到的认识与当今美国学术界和社会民众对环境正义的普遍认识是比较一致的。美国生态学家布克钦就认为,“人统治自然绝对根源于人统治人”,“生态问题根源于社会问题。”^[9]

以上分析说明,美国环境文学家对环境正义主题的认识和理解经历一个不断深化、不断拓展的过程,但他们自始至终把张扬环境正义主题当成美国环境文学的思想标杆。“环境正义”是贯穿美国环境文学发展历史的思想主线,它不仅将美国环境文学所经历的两个发展阶段很自然地连接了起来,而且更加突出了美国环境文学的思想特征。

三 环境正义主题——集中凸显出美国环境文学的价值

一种文学思潮是否具有永久的存在价值和生命力,这主要取决于它本身是否拥有旗帜鲜明的思想标杆。如果说美国环境文学是当今世界文学领域里

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那么这主要是因为它高举了“环境正义”这一面主题思想旗帜。虽然美国环境文学不可避免地会与以往的文学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但它通过张扬环境正义这一富有时代意义的文学主题,在思想内容方面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毋庸置疑,环境正义主题对美国环境文学的存在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价值。

首先,美国环境文学对环境正义主题的张扬是以暴露美国严重存在的环境非正义现象为前提和基础的,这对于美国、乃至整个世界解决环境问题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同时对世界各国反思美国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在盲目地模仿美国式的经济增长模式。然而,美国经济是以过度消耗世界自然资源和能源为代价的,它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在给美国人带来无比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却对包括美国人在内的整个人类的地球生存环境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危害。以美国为代表的“高消耗、高消费、高污染、高破坏”经济增长模式是一种建立在环境非正义基础之上的模式,其道德合理性让人怀疑。巴里·康芒纳就曾经说过:“环境危机的解决必然是全球规模的,在这同时,我认为,还存在着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它的成功与否上,美国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因为,第一,无论如何,美国都控制着,并且挥霍地消费着世界资源的非常大的部分……如果为了幸免于环境危机,美国就必须树立一个在生态上完善的、节约型的生产经济学。否则,按这个国家现在所消费的这些资源的巨大占用比例,就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源可用性发生冲突。”^{[4]234}显然,康芒纳不仅把全球性环境危机的解决当成一个如何实现环境正义的问题来认识和对待,而且把美国当成危机的罪魁祸首来加以批评。在他看来,如果美国不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整个世界解决环境危机的努力难以成功。

其次,美国环境文学对环境正义主题的张扬反映了美国民众追求环境正义的心声,表现出环境文学在受到环境危机困扰的当今美国社会引起的思想转移和观念变化,这对于当代人类道德生活有一定的昭示作用。环境问题目前仍然以非常顽固的态势在美国和整个世界蔓延,但毕竟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把环境正义当成了一项“伟大的事业”或“真正的事业”来加以追求。^[10]美国环境文学以环境正义之声抑制环境非正义之音,这不仅反映了正视环境问题和追求环境正义的美国明智人士的心声,而且在

当今美国和整个世界起到了扬善抑恶的道德教化作用。美国环境文学家约瑟夫·克鲁奇曾经专门谈到过美国环境文学在推动美国民众转变道德观念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虽然人们目前对待人和其他动物的态度还存在很大的模糊性,而且个人的情感和行为还存在巨大差异性,但是有一个事实毋庸置疑,这就是我们的社会正变得越来越人道——这在社会的法律和习惯中得到了体现。也就是说,向动物施暴在今天变成了一种犯罪……是什么导致我们的法律和公众态度发生了变化?我认为,它不是神学宣扬的教义导致的,甚至不是任何一种教条或理论导致的,而是由一种强化的想象力、同情心和情感导致的——它们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受到文学、哲学和其他艺术鼓励的结果。”^[11]克鲁奇所说的“文学”就是在当今美国社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环境文学。

再次,美国环境文学对环境正义主题的张扬对当代人类追求高品质的生活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在美国环境文学家的笔下,虽然美国人拥有充裕的物质生活资源,但他们并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民族,因而他们希望美国人能够追求高层次的精神生活。爱默生早在19世纪中期就曾经抱怨:“我们的文化很廉价,也很容易理解。揭开任何一座房子的屋顶,你就可以发现这一点。所谓的幸福在于拥有足够的咖啡、吐司和一份日报;在于拥有一个装潢讲究的客厅,里面有大理石、镜子和桌子;在于一年中能够举行几次家庭聚会和驾车到外面兜几次风。这就是一个家和一切。”^[12]梭罗也经常发出类似的怨言。他认为,美国人的生活根本就没有遵循任何适当的道德原则和美学原则,因为他们已经完全被经济原则或商业原则吞灭;美国就是一个商业场所,美国人在其中忙忙碌碌,工作,挣钱,为美元而活着。显然在爱默生、梭罗等美国环境文学家的眼里,美国人的生活目的和生活情趣过分集中于经济的、物质的内容,缺乏与自然融为一体的高尚情调。因此,他们呼吁美国人过一种向善的生活——一种与大自然亲近、关心他人生活状况的生活。美国环境文学家试图通过张扬环境正义主题引领美国人、乃至整个人类摆脱与自然相冲突、为物所役的生活方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荣。

综上所述,环境正义主题是美国环境文学的思想灵魂。通过大力弘扬环境正义这一富有历史意蕴和时代精神的主题,美国环境文学不仅在美国文学园地树立一座思想丰碑,用科学的生态理念、崇高的环境道德信念和高雅的环境审美情趣感召了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而且为当代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一盏精神明灯。伴随着环境文学从美国发展到整个世界的脚步,环境正义这一思想丰碑和精神明灯正逐步变成整个世界共同向往和追求的一种价值目标。

参考文献:

- [1]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哲学走向荒野[M]. 刘 耳, 叶平,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 74
- [2] 约翰·缪尔. 我们的国家公园[M]. 郭名倬,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
- [3] 蕾切尔·卡逊. 寂静的春天[M]. 吕瑞兰, 李长生,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 [4] 巴里·康芒纳. 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M]. 侯文惠,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 [5] 张子清. 二十世纪美国诗歌史[M].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5
- [6] 奥尔多·利奥波德. 沙乡年鉴[M]. 侯文惠,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 [7] Thoreau, Henry David. *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74
- [8] Neely, Barbara. *Blanche Cleans Up* [M]. New York: Penguin, 1998 66-67.
- [9] Bookchin, Murray.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Ecology: Essays on Dialectical Naturalism* [M]. Palo Alto: Black Rose Books, 1990 47.
- [10] Snyder, Gary. *I Went into the Maverick Bar. In No Nature: New and Selected Poems* [J]. New York & San Francisco: Pantheon Books, 1992 211
- [11] Knuth, Joseph Wood. *The Best Nature Writings of Joseph Wood Knuth* [M].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95 17.
- [12] Alkinson, Brooks. *The Complete Essays and Other Writings of Ralph Waldo Emerson* [M]. New York: Doubleday, 1957 843.

(责任编辑: 卫 华)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then degraded from comrade-in-arms to class enemies and returned to the level based on reality and economy. At present stage, the image of China and Chinese people held by the Russian people in the far-east area is that of the whole Russian people to a large extent

Key words China;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the far-east region of Russia; state image

(5) On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 of Miscellaneous History of Pre-Qin, Two Hans, Wei, Jin and the Six Dynasties

XIONG Jiangmei(025)

College of Humanity,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the miscellaneous history of Pre-Qin, Two Hans, Wei, Jin and the Six Dynasties shows some novel color, it is still history records with narrative connotation of history. Its narrative perspective is neutral and omniscient. In the seemingly objective and neutral narration, there is more or less subjective color.

Key words history records; miscellaneous history; narration perspective

(6) The Theme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e Soul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LONG Juan(031)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theme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American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is composed of two aspects: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nd that between humans and humans. The theme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is the main thread running through the two developing periods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As the core theme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the theme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carries the most fundamental value orientation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 writers and highlights their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man-nature relationship, bringing into prominence the value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justic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environmental ethics

(7) On the Contrast Structure about Hope and Despair in Poems of Heart by Ruan Ji

LIU Weisheng(047)

Department of Chinese,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Poems of heart by Ruan Ji display a mood structure in which hope coexists with despair. This kind of mood structure finds expression not only in the common images of "the bird" and "the road", but also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majority of images and the majority of tables of contents of Ruan Ji's poetry. The oppression of abnormal politics, the demand of social conscience and the impulse and suppression of universal human nature result in this kind of structure.

Key words Ruan Ji; poems of heart; Shouyang complex; mood structure; hope and despair